兩漢金石記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六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

篆額十字洪氏隸續云篆額二行

君諱□字元岑京兆闕不可計凡注闕者仿此牙都尉之闕有畢萬者係去仕晉建勛封魏泰闕逝闕良爰暨于君稟乹氣之純懿履輶奚之闕謚類□聖喆闕苞啗允執虔恭其仕州郡也躬素忠謇犯而勿欺兼綜憲法通識百典闕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右丞遭泰夫人憂服闋還臺拜尚書侍郎秉總闕廷科績特拜左丞

每在選舉遜讓匪石鑽前忽後遂耽思舊章尋微貫
闕樞衡匡弼九年而冈衙西羌放動餘類未輯訓咨
寧奈惟德是與拜涼闕流㠯盪邪志樂季文粟帛之
不公儀徹織庖園之節崇文德㠯來遠斑闕下纛戎
實服干戈戢威施舍弗券求善不猒舉不失選官不
易方百工闕有優佯佯魚乎若德光耀冠乎諸牧蓋
四時之序功成則退君屢辭㠯闕無竆而婁式度不
可草帶帯其縱而眉者不沚徂疾来升春秋六十光
闕民失慈父四海之內莫匪摧傷於是故吏茂才雲
中大守漢陽闕胄從事闕威牧琰等不遠萬里斷制

袁裳感悬奔哀乃與門生平原曹𡵉闕山闕於戲使以下共十係是

罩平柏君既膺藻德貢躡帝宇入祭文昌出化西土仁義充

行擇洽闕德世記其軌辭狹輕居棄榮潛處不卒村

宿究是台輔三方失闕不闕黷闕徂落不留舜禹二

書之應臻于己丑辰五盈虧猶有代序闕玆后土光

闕

以下題名据洪本另行題寫

尚書令宏農宜陽周嘉交英故并州刺史伯柳交高

故豫州刺史朱虛炅褒公遷故東萊大守梁國碭陳

闕樂浪大守劉騰口元十議郎河南鞏王暹元允悔

陽令逢牧左伯 闕 令沛國周龍幼興齊 闕 薄令劉皇
脩恭義豚東令東萊黃 闕 仲真尚書郎番尋軌上 闕
故廣宗長博于 闕 故孝廉劉嚴 闕

右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禠册凡九葉存四百九十六字以較洪氏隸釋所錄者少其二十五字多其八字

尋微貫下洪氏有能字拜涼下有州刺史三字百工下有惟時二字君屢辭日下有疾二二字光下有和四二字曾穌下有芽字山下有石字光下有瞿字驚下有述字淳于下有孫典禮三字劇嚴下有景故部司河南張楮八字又今見拓本內秦下逝字轄奚之下鹽類二字百典下察字三方失下不字二書下之字春秋下六字番尋下軌字皆洪錄所無又洪所錄肩笥不注下作溫一本旁注熉字今驗石本是徂字從事戚下洪作較今驗石本是牧凡補洪氏所無者八字

又改正二字也

碑冊藏歷城郭敏磬家云得於泰安趙相國家者額陰俱完而紙墨漫漶模糊字字在雲霧中矣先是曲阜桂未谷於歷城見此本寓書告予云其家不肯輕出示人既而未谷就其家抄寫拓文寄予審定又逾月而孔葒谷書來云黄小松寄是冊屬予作跋既幸獲觀舊拓因手摹一通并釋定其文如右

未谷跋云碑云遷去仕晉遷即遷字平原曹鮴鮴即說文程字也碑云西羌放動餘類未輯拜涼州刺史又云𤕤戎賔服干戈戢戚案後漢書桓帝紀

延熹四年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幷涼二州又
段熲傳熲被徵下獄朝廷知為涼州刺史郭閎所
誣詔問其狀事屬延熹四年碑言訓洛羣奮惟德
是與蓋元丕繼閎爲刺史當在延熹四年以後復
乃辭疾家居卒於光和四年也
方綱按䋻即穆字非䋻也隸釋板本訛作䋻耳劵
勞也从力卷省聲鄭康成曰劵今倦字漢碑皆以
券為倦至於契券劵字从刀與此不同也劵為怠
倦之倦乃其本字無煩釋訓婁氏字原乃云涼州
刺史魏君碑劵蓋倦字它碑所未用者又以置契

劵券字下皆誤以从刀者作从力耳

隸續碑式云碑十六行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直行有線道然則洪不言陰是題名即在正面非碑陰也今拓本略可見者十三人又微露一二筆如糸旁者洪所未及耳周龍務興下一齊字當亦另是一人

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載是碑作涼州刺史魏純碑云從故內得之斷闕已甚又云趙氏金石錄已言文字殘闕方綱按金石錄云涼州刺史魏君碑文字殘闕族系名字皆不可攷又按隸釋云君諱□

字元丕正與今所見本同且退谷所得既云斷闕
已甚不知何從而得其名曰純也
張石公舍人跋云覃溪所釋外予又補釋者春秋
□十是六字究分台輔是分字不是是字周嘉彥
英下接樂浪太守非并州刺史並未剪斷可辨也
予按春秋六十確是六字已補寫入所核字數內
矣至于究是台輔確是是字舍人誤看耳若周嘉
彥英下其紙亘連樂浪太守樂浪太守劇鷹□元
才下其紙亘連薄令劇皇脩以此褾本未剪斷而
益知洪氏之是也蓋洪氏固云題名四行行四人

也今自周嘉彥英下至樂浪太守恰於中隔三人再自元才下至韓令亦恰隔三人而其紙適皆接連於是知洪氏隸釋所書題名皆是按原石橫列書之先上列而後次列也近日著錄金石諸家往往忽而依橫書為序忽而依直書為序迄未有以定正畫一者今得此裱本始知洪氏皆依橫列為序自今可据以為著錄之定式而非舍人之言亦莫吾發也

是碑朴實蒼勁微似張遷碑而加之沉逸又間出以參差錯落之致漢隸能品也後題名四行則有

類韓勑碑而又有開唐隸處

漂□幽州刺史朱君之碑

篆額十字今見「拓本九字其第二字空闕據洪釋是故字也碑額之下有穿

君諱龜字伯靈廣陵太守之孫昆陽令下闕

系祖考之鴻軌履太和之下闕

世載德不隕亻「仁義成於東脩孝弟根其本性然

而靡已下士勞謙克下闕

厚載多容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吕将事去官三

府更辟吕太尉高弟下闕

堂之論建宏遠之議碌落下闕

手乞降永昌大守曹鸞上紘解黨吕不糾擿獲戾晉
𩐿僭亍口巷搴下闕
碎軏目疾辭辭鮮畀數犯障塞僉復舉君拜幽州刺史
䙴乃邁種以下闕書見字闕
禁吕糾姦究養蕭繇時雨之澍品物除惡如農夫之
務去草邊下闕

右漢幽州刺史朱龜殘碑并額拓本紙墨俱舊錢
唐黃秋盦得之計其中間所空闕與洪本同而尚
軼其大半每行五字裝褾成冊而橫紙相連無翦
截之痕其額漢下即接幽字紙亦相連知是重刻

本也字畫之古不減漢刻蓋非宋以後人所能摹勒矣

秋庵同時得漢碑三種皆寄來屬予考跋是碑與成陽靈臺碑暨小黃門譙敏碑也三碑俱出董刻而是碑最為精妙以供所云闕者考之適種下一字似是書字書下一字江秋史云當是惠字解黨上一字則左為糸旁右似疋字以愚意度之恐原本是疏字蓋左疋上久微近糸首而拓本模糊致誤耳全文具在隸釋茲不悉錄

隸圖云朱龜碑篆額二行有穿文十七行行三十

三字有碁局之紋今此殘本惟見界紋而已餘不可考矣然考之歐陽公集古錄則云于時幽州州下闕一字夷侵寇以君為御史中丞討伐其後磨滅云云又小歐陽集古錄目云龜廣陵人蓋歐陽氏所得亦是極殘缺之本故致于時益州益字訛作幽而廣陵太守之孫誤為廣陵人也今得見此殘拓抑又何藏昔人所得耶

是碑書勢多變方為圓在漢隸中為最近篆者宜乎六朝變隸之後以永興為山陰血嗣也觀漢刻者正宜通前後書家正變原流觀之耳

成陽靈臺碑

据洪氏隸釋是篆額
今拓本未見其額

惟帝堯母昔者慶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體蘭石之操履規矩之度則乾𡵨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如生堯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龍堯歷三河有龍授圖躬行聖政以育苗萌火陽之盛先闡後明遂以侯伯逝踐帝宮慶都僊歿蓋葬于兹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營以水神龍所熏靈龜隱刑彷踊波阫比目鮍魚濯鱗通泉元礫蒐靈生進臺涯貫長歷久崇如洪闕二字今見拓本似不損二字

三代改易荒廢不循五運精還漢受濡期興滅繼絕
如堯為之承祠基年鯱魚後生故有靈臺壽夫魚師
衞仕驛憲鯱魚服之延壽洪闕二字今按似是衰平二字之際道小
衰沮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於是故廷尉仲定深惟大
漢隆盛德波四表大平未至靈瑞未下四夷數侵軍
甲數擾匪皇啓居日暇不夏案從洪釋作案經考典河洛
祕奧漢感赤龍堯之苗胄當循堯祠追遠復舊復㠯
黃屋推原聖意灾生變見天以譴告前後奏上陳叙
大義枱祥塞咎為漢來祚朝廷克省帝納其謀歲以
春秋奉大牢祠時廷尉選位連白表奏辭莢嘉命遂

見聽（洪云闕二字）爲大中大夫歸呂黃壓令月吉日圖立

規盬興業會工肝霧夷平上合天意下應（洪闕五字今按弟二字是形）餝五色華精立（此立字據拓本也洪本作上）闕通天戶鬻少

陽前設大壂侯神之堂地甃石墠其下清涼可舞八

口（此字洪闕今審其左半似言旁似當是詠）以（洪闕今諦畨是奏字）大章時濟陰大

守鄴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仲君

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神靈精粟依怙於人廢之則亡

存之則神褒帥羣宗貧富相均共慕市碑著立功訓

（洪闕）勒石銘中門之表卜擇元日齊革精誠先慶毛血

謹慎犧牲祈祠獲福神享其靈甘雨時降百穀孰成

幽荒率服殊方来庭萬國家社黎元賴榮莫不朸（此字洪作被今按拓本如此右下半闕泐）悳咸歌頌聲其辭曰

於赫慶都悳彊大兮承神精耀統赤裔兮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其（此字洪本作上）受符命遂帝制兮廣彼之恩𠬝苞外兮歷紀四（此字洪本作丞）千番遺愛兮陵廟復崇享大祭兮上来多怙降福沛兮萬國禧寧孰不賴兮光宣美勳礼未（此字洪本云闕今驗拓本如此）幣兮番視罔極億萬歲兮

濟陰大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晃字元讓從公車令来

成陽令博陵蠡吾管君諱遵字君臺從東明門司馬

来丞穎川新汲尹茂字伯舉遷下邳尉尉穎川襄城

楊調字君舉仲訢伯海從右中郎將遷鉅鹿大守仲
球伯儀從大尉掾遷呂長仲選孟高辟司徒府遷徙
不絕皆興佋大聖黄屋之力
建寧五年——五月造

右成陽靈臺碑重刻本字逕寸許與倉頡廟碑字
形大小相近彼參差無格而此皆畫一但重刻本
或未具界紋耳禝栟雖多逐行翦截然其中如乾
巛之象二行紙仍相連兩時降以下三行紙亦相
連咸歌頌聲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則禝工雖巧亦
終莫能泯其重刻之迹也其與洪本異者連白表

奏白供作自當是洪刻之訛立闕通天立供作上則二字皆可通存以俟考可也下應下洪闕五字今諦審其弟二字是刑字即形也服之延壽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哀平二字而此重刻本平字之下半微訛耳崇如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不積二字積與涯為韻也大章上一字是奏字以奏上是詠字此三處凡八字並足以補訂隸釋者也崇如之如與前感赤龍交如生堯句之如字皆即而字古而如通用堯廟碑又曰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可以互證也可舞八詠以奏大章八詠蓋亦舊

天氏八闕之類歟又洪氏於前碑已釋云柜即矩字婁氏字原乃於語韻別出柜字非也莫不被德洪本作被然是碑被字皆書作波則此未必是被字今審此拓本左與木旁相近右與包字相近恐是抱字此亦當存考者也至於案經考典案字此拓本下半作某上受符命上字此拓本作其則皆翻本之誤也其寖誤者則銘內云歷紀盈千盈即盈字洪婁二書所同盈千云者統以千計之詞耳今見此拓本乃作四千按帝堯一百載癸未歲至東漢靈帝建寧五年是年五月十六日改元熹平是碑末云建寧五年五月造

不著其日壬子歲凡二千四百三十年何以云四千也葢是拓本剥泐丞字上半已失遂止据其下半皿字形近四字而致誤耳然就一字驗之則此刻字形大小已有改動吾不能信其他字之亦有改作否矣末一行年月年字垂筆下逾二格漢隸惟見五鳳二年石刻暨益州刺史李君碑與此而三矣葢漢隸中每有此體婁氏字原已言之

裔字据此拓本獨與洪婁所錄不同此雖重刻自有的據況筆法渾勁必非僞作也然其中亦恐原石既泐泐痕與筆勢界在銖黍未可膠柱鼓瑟者

愚第就其與洪書所録暨洪氏㑹喜一章足相證
者摹存於篋以資考核而如圖之為圖神之加點
雖出洪書所録亦未敢處處傳會恐涉於近日顧
南原之所為也

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

篆額

君諱敏字漢達鄭君之中子章君之弟郎中君之昆
也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隩讖録圖緯能精微天
意傳道與京君明君承厥後不忝其美弱而好學才
略聰敏詩書是綜言合雅謨慮中聖權既仕在公忠

允篤誠㠯直佐主帥下惟約肅將丕命振之于外羣
寮有司各敬爾儀君商時度世引己倍權守靜徹究
韜光韞王㠯遠悔咎恥與鄰人辭益檢驅識眞之本
謂君爲喆在晉甯武當亨南山難老之壽昊天不惠
降茲殄疾年五十有七㠯中平二丰三月九日戊寅
卒嗚嘑哀𢦏國喪良佐家隕棟梁遐邇咨悼士女哀
懷寮朋親感莫不失聲泣涕雙流於是立表寫憤斯
銘傳于罔極其辭曰
於穆使君盛德炤明委惟諮業帥由舊章文武彬彧
柔而能剛屈道從政令名顯揚臣多醜直是用遜讓

且呂氣姿優遊□京曷僐遘罹其命不長屋棟傾覆
君□喪亡如何如何吁嗟昊蒼身逿名存永世遺芳
中平四年七月十八日癸卯造
右小黃門譙敏碑并額重刻本紙墨亦舊以校隸
釋皆同惟銘內供闕二字今諦審之優遊下似是
氏字蓋借作京邸之邸也又以京字押於下為韻
耳喪亡上似是乃字末云中平四年七月十八日
癸卯造隸釋作廿八日今驗此拓本確是十字是
年七月丙戌朔癸卯是十八日無疑當据此以正
隸釋之誤

漢酸棗令劉熊碑

雙鉤殘本　今倣之不著全文

前闕十六字大帝胄精接感篤生聖明此間闕二十一字爵列土封侯載德相繼不顯闕二十字季子也誕生照明岐嶷逾絕長闕十九字蕪古業畛其封行脩言道闕二十一字練州郡卷舒委遭忠貞立效官闕二十字祀有成來臻我邦循東里之惠闕二十字愼徽五典勤恤民殷闕一字心顧下闕二字仁恩闕十二字靖脩闕二字德惠潛流芑芳旁布尤愍縣闕十九字孰之風莫不嚮應悅誨日新闕二十二字有所由優民之東鄰寔我劉父闕十九字禮習聆匪徒豐學優獲有年闕十

九字在昔先民有作供闕一字則甄盛德闕十七字微式序在位量能闕一字宜官無曠事闕十九字彈這設門更富者不獨逸樂貧者不獨此間依洪氏所闕似是十九字然不獨二字已是洪本所無則此間所闕尚不止十九字父吏民愛若慈父畏若神明闕二十字乃闕二字咨度諏詢采摭此下闕十字十字下即提行另書詩詞詩詞之首又闕二十二字厥闕一字誕生岐嶷闕二十五字道德民闕二十一字鳴一震天臨保漢寔生闕二十二字靈不傷人闕二十字煥乎成功闕一字暇民豫新我闕二十一字豐黔首歌頌乀

右劉熊碑殘本歙巴俊堂慰祖雙鉤本凡二百十八字內多出洪所闕者四字少四百一十字

亦鉤本筆勢與婁氏字源不合者二十二字與顧
氏隸辨不合者二十字昔朱竹垞見鄭谷口所藏
本云存字不及百名顧南原謂從寒山趙氏所藏
拓本摹得之而不言其文之全否字之多少據中
間竭字補洪之闕則南原眞見拓本矣然其餘與
此鉤本不合者則以隸法論之皆不及此本之得
勢若丕字顧作丕不與洪婁皆合而婁釋作本則其
誤不為無因至於封字顧作女旁保字上半顧作
合口以意度之顧氏從寒山摹得之本必僅寥
寥數字而其餘所錄諸字皆據洪婁之書載入又

不明言而紛揉莫辨耳得此雙鉤殘本使天下復見前人之所未見且所存字倍蓰於谷口之藏本不亦大快幸哉

是碑以豐為豐與華山碑正同核之李陽氷中郎以豐為豐之言證以王建題碑之句目為蔡書或當不誣若必如隸續之言謂必碑中有撰書人姓名而後定之則難乎其為中郎矣小歐陽乃於跋中每篇具言不著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

是碑隸法實在華山廟碑之上而存字要少於彼得此雙鉤本可不什襲珍之

朱竹垞跋云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孟陽碑愚謂

題漢碑者當以漢碑之例題之應稱海西不應稱

廣陵即以其下文稱上元鄭篤可證也毋憾竹垞

經義考承師門內於漢唐以後經師忽而書郡忽

而書邑嘗据其可知者爲悉更正之附識於此以

見著錄有體非敢得議前人也

予以巴君所贈雙鉤本贈張石公舍人舍人云劉

熊爲光武曾孫其碑陰出錢者多熊之故掾功曹

則碑當立於孝和孝安帝之世若中平年立巳隔

六七十年或八九十年其助錢一百二百五百誰

其瑣瑣記之此理之必無者也方綱按熊廸功補
後漢同姓王侯表云廣陵思王荆永平十年自殺
永平十四年侯元壽紹封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
侯其名闕然則平其一也至平子彪襲封史無其
年亦未著其別有襲封鄉侯亭侯之號則安知其
不仍封俞鄉乎是熊當爲彪之子不當爲彪之弟
豈有光武元孫出自本碑轉不足信而信洪氏之
臆斷耶若旣繼世爲鄉侯則永平之末至熹平光
和閒甫百年耳自平至熊凡三世矣何不可目以
中郎書耶若淮陽頃王昞之元孫封亭侯其子四

人仍封亭侯亦可證也洪氏但執平封俞鄉又不知彪之封猶得尔駁碑之誤甚無據也因以復于石公而併附綴其説于後

漢婁壽碑

歐作後漢元儒婁先生碑趙作漢元儒先生碑洪作元儒先生婁壽碑隸續載碑圖云元儒婁先生碑篆額一行白文洪云所篆婁字頗異圖經謂之翟先生碑歐陽公問之王洙原甫以李陽冰篆文證之始知先生為婁姓方綱按吳山夫金石文存亦載此篆額第未知山夫果見此額否也今愚所得雙鈎本則額已不可見矣

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曾祖父攸春秋以大夫侍講至五官中郎將祖父大常博士徵朱爵司馬

親父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
志捥髮傳業好學不厭不攸廉隅不飭小行溫然而
恭慨然而義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且溺之耦耕甘
山林之杳藹遁世無悶恬佚淨漠溥夷衡門下學上
達有朋自遠冕紳華華朝夕講習樂以忘憂郡縣禮
請終不回顧高位厚祿固不動心麤絺大布之衣糲
糌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棬樞甕牖樂天知命榷乎其
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真之士高尚其事鄉鄙州鄰
見親嶶懷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正月甲子不祿國
人乃相與論惪處謚刻石作銘其詞曰

皇矣先生褎𢡟惟明邃於春秋元𡋯有成知職為貫
與世無爭譔演衡門禮義滋醇窮下不茍知我者天
身歿聲䡄千載作珍緜之日月與金石存
右漢元儒先生婁壽碑王象之輿地碑目引集古
錄云在光化軍乾德縣壽墓之側今立於縣門下
有綱按集古錄云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
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
穀城界中余聿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
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至今在焉是
也宋置光化軍領乾德縣熙寧中軍廢改乾德為

光化縣今與穀城縣俱屬湖廣襄陽府聞諸官茲土者云碑石尚存今在某廟中泐蝕幾無字矣又云近有某氏道重刻其文方綱皆未之見也豐道生眞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牙籤錦笈以為藏天球河圖而比重此賦為無錫華東沙作東沙所藏婁壽碑宋拓本後有豐道生題識後歸邵僧弥又歸頤維岳後又歸何義門云碑首闕四十八字此本聞今尚在吳中惜未得見頤南原云曾見一拓本於嚮古之家翦而帖之每行四字失去首二行今不知所歸此與吳山夫所收

足本及宋竹垞所跋中吳齊女門顧氏不全本皆各自一本也顧南原云予家有雙鉤本得之寒山趙氏吳山夫云碑本完好無一字刓剥真漢刻之僅存者隸釋州鄰下闕一字此本乃是見字方網今所得正是寒山趙氏雙鉤本而州鄰下見字完好又與山夫本同後有小篆書二行云甲戌四月廿二日書于小宛堂時清咊新緑繞筆端上前後有金孝章俊明印此本今長洲顧文鈇勒石於齊寧所謂近日重刻者今訪得之乃是婁先生之墓一語耳非全碑也附記於此

隸續云篆額一行文在暈下穿在文中三行之内

所廢者六字凡十三行行二十五字今以此雙鉤本驗之其字數正相合當是全文無闕者又多出洪所録之一字信可寶已

碑云曾祖父脩春秋以大夫侍講銘又云優於春秋知元儒世傳春秋之學而撰碑者未言其承師某氏耳又其曾祖父之名没而不章為足惜也碣綱諱据是碑補書元儒於經義致承師條春秋三傳之後

且之為沮権之為確此皆漢碑之借體至若不可營以禄洪氏隸釋作榮則非也李鼎祚周易集解

否卦象詞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營以祿虞翻曰君子謂乾坤爲營乾爲祿謂辟難遠遯入山故不可營以祿營或作榮儉或作險碑作營字正可見漢時讀本如此洪氏見今本皆作榮而并改碑文誤矣

歸安丁小疋進士杰曰兩漢南陽屬縣無名隆者集古録此碑跋云今爲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又云按圖求碑壽有墓在穀城界中隷釋亦云此碑在光化宋乾德穀城二縣在兩漢爲陰縣地疑是陰字之訛方綱按此說甚辨然今見雙鉤本

確是隆字闕疑可矣

小疋又云秦會稽頌德惠攸長史記作脩長容齋隨筆引史記亦同婁氏作攸本張微所錄始皇碑文攸即脩之省文張表碑雅藝攸載婁壽碑攸春秋可證方綱按婁氏字原云漢碑脩字皆作攸頊南原隸辨亦引古文尚書脩皆作攸是也今見此雙鉤本攸字中間直畫作二筆尤可以證秦篆也

附漢陳德碑

漢故陳德之碑六字篆額分二行牛氏金石圖有之予未見其拓本

君諱德字伯

建寧元年二

拜郎中以其

之姓劉郡之

縣丞張公同

乃立斯碑作

於惟我君從

之仁本由天

子子孫孫永

建寧四年三

碑陰

故門下史人名 隸額六字二行穿在弟三字弟六字閒

故門下史王 牛作林今諦視石本是王

故門下史李

故戶曹史吳 牛作吳今諦視石本此字下半剥泐然似尚有數畫未必是吳字

故戶曹史王 牛作王今諦視石本右旁有點是玉字

故功曹掾陳

故郡曹史田 牛作田石本上下皆有泐勢

故功曹史[illegible]

故功曹史田

故門下史田

故門下史子

故門下史白牛作白石本字之上中俱有彷彿矣山夫金石文存作田恐當是田字

右陳君碑并陰予見其陰拓本而碑之前面則歙程易疇孝廣以雙鉤本見餉者牛氏圖曰陳君碑僅存上截高一尺八寸闊二尺厚五寸然牛氏所圖兩面界格并其額穿相去位置皆如一而云碑字逕寸五分陰字逕二寸是陰字大於前矣而所圖因前十行陰十一行乃陰字反小於前則牛氏所圖豈足信乎

予初見是碑於牛氏之圖頗聞是碑乃人所僞造牛氏誤信而圖之也及見程荔江師意齋所藏碑陰拓本渾古圓勁則實漢刻無疑然則其碑之正面亦出眞石可無疑矣是以姑依牛氏所圖之碑載於前而以予所見碑陰載于後然即以牛氏著録此陰只五十五字而其待於訂正者巳有數字則益信凡事之未目覩者果未可盡信也

是碑從來不見於著録惟近日牛氏金石圖及吳山夫金石文存載之牛氏圖云碑在沂州東南數十里田間郃陽褚峻跡得之搨數本弃往則土人

埋之矣詢之云懼是碑之聞於官而歲是求也雍

正六年以後是碑遂亡所在不可復拓矣師意齋藏本蓋即褚峻手搨數本之一也然是碑今聞之錢塘趙晉齋魏及予

門人江秋史德量皆云確是褚千峯僞造秋史言

其孫江賓谷昱云褚千峯嘗親說其僞造是碑之

事是一薑姓人所書即寫黃初年孫二娘石刻之

人也今姑附錄於此

州輔碑殘字摹本

定州帷幕

有安社稷之勳

右十字在宋王寀所刻汝州帖第二卷題曰蔡邕書今以隸釋驗之是永壽二年吉成侯州輔碑中集出之字也碑全文具于隸釋今不錄

隸續云汝帖以州輔碑為蔡中郎所書不足信也今所存止汝帖内十字無從而定其字體矣至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所載冊字之類以汝帖拓本摹之則亦未敢信尔

天祿辟邪字

天祿辟邪四篆書今所見拓本每字高廣各四寸許賈人持售必詫為漢人原石本且題之曰宗資

石獸予所見凡數本皆同一石所拓似其石至今存者今考之而知其不然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州輔墓石獸膊字酈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有兩石獸已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高壯頭去地丈許制作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余初得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明守官汝潁間因託訪求之踰年持以見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祿近歲為村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難辨此蓋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

復得矣趙氏此條在吉成侯州輔碑之後以隸續證之即所謂汝帖目爲蔡中郎書者也今汝帖第二卷蔡邕隸書定冊帷幕有安社稷之勳十字即州輔碑也此四字即在此段之前題曰宗資石獸蓋州輔墓在汝州王寀弗深考因漢碑中有宗資墓獸刻字而牽附之題曰宗資其目又作宋資皆誤也其實即是趙明誠所見州輔墓石獸膊上字耳趙云天祿字差大所以今汝帖所摹此四字尚具參差斜綴之勢天祿二字果視辟邪二字稍大蓋汝帖是從真本摹得故能存其眞如此今日所

傳拓本則四字板配整齊無復筆意即以汝帖校之已見其謬矣邪字左牙右邑汝帖筆法甚具惟汝帖石泐已久今日雖稍舊之汝本其邪之左牙內中竟有似於冈字而新拓之汝本更不可辨矣于所藏汝帖乃宋時拓本又以數十年前稍舊之拓對之始知其作冈字者由於汝石半泐之故是則今日所傳此篆拓本從已泐之汝帖所摹取者可知矣夫趙明誠當北宋時已云其石為村民所毀所以洪氏當南宋時已不得見此字矣王寀刻石于汝州必當及見此拓本今猶賴有汝帖摹本

略存古意而近人好事者不加深攷妄為穿鑿好古之士往往收藏以為舊拓不可不明辨也○或曰歐陽趙氏錄中皆言有宗資墓天祿辟邪字安知此非宗資墓者況汝帖明題以宗資墓也予應之曰汝帖之題不足据者多矣歐趙所錄則必可信者也然歐陽趙氏所云南陽宗資墓前石獸膊字者不著其詳而趙氏所云州輔墓石獸膊字則云天祿守差大且又近在汝州也以其地以其字皆與州輔合而宗資云者無一可合焉是以定為州輔非宗資也至於汝帖之題其他處且勿論即

以此卷同録於一葉之州輔碑殘字亦且弗著其為州輔乃但題云蔡邕而已則所題宗資者其又可信邪予是以据其字與其地之合而斷之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七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漢碑偁考五種

漢故沛相楊君之碑　此八字篆額今所見拓本與洪氏隸釋同

詺　此字在名行吕偁外句下按隸釋是絡字此誤言旁

復爲　此二字在委而下按隸釋舊本云委而復爲至明朝翻刻本譌作復爲今所見拓本乃沿翻板隸釋之譌

丕出師征　按隸釋作王師出征此誤作出師

睎　此字在嚴霜句上按顧氏隸辨作睎云說文睎望也海岱之間謂眄曰睎字原誤釋作晞愚按字原作睎未嘗作晞顧氏糾之誤也隸釋明朝翻刻本作睎今汪氏据舊本重刻作晞疑皆有誤似當仍以字原為正

僚　此百僚字隸釋作遼洪氏跋云此碑以百寮作百遼婁氏字原亦特舉楊統碑遼字云遼與寮同惟翻刻隸釋板本乃作僚今此拓本依翻刻本也

萬　此字在民猳爾之上洪氏所闕

舌銘内言忠言力言即克字也上下二字皆同惟
翻刻隸釋上一字訛舌今拓本又訛作舌
份銘内休士充庭洪氏婁氏皆作休惟翻刻隸釋
訛作份今此拓本沿誤
以上七條皆其㝡易見者又如臣換雖政茂綦變
脩廟策吏俟辜慽求㷭條勑鴆懿鑠靡暮稷冥爭
載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不合然洪本著錄全
文或尚有板本謄寫之難知而婁氏之書摘字臨
仿必無大誤愚嘗以宋鋟字原舊本校之是碑内
如苗播詘翻障直廸騎副當畏猛月戴贖東等字

凡涉於口田等字者其左邊直畫皆上屈向内大約如夏承碑口字之法字原所載夏承碑晧字可證也愚見夏承碑眞賞齋華氏所藏宋本其晧字恰在中間闕亾卅字之内無憑考據然以它字證之大率不相遠而今見此拓本皆無一字相合

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　按隸釋云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銘隸續亦云篆額二行足證其爲十字無疑也今此拓本乃篆額九字脫去一銘字

場　此字在爰集之下舊本隸釋作場惟明朝翻刻本作場今拓本沿訛

黻　按敝句隸釋本作黻翻刻作黻今拓本沿訛

椽

鐱　此二字隸釋本作禰鐱與婁氏字原同今拓本並沿翻板之訛

茂　銘內委蔑成勲蔑字原本並不如此明刻隸釋訛作蔑令拓本又訛作茂

以上六條其易見者又如顡服歸闔吏攀轅輪振猥斆御永迺垂神赴溪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不合又鏻字與洪氏急就章不合

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　此篆額與隸釋合愚按此額九字蓋分三行也若繁陽令碑額既云二行則

十字無疑矣隸續高陽令碑亦云篆額二行愚有
舊拓本則作三行當以三行爲是頤南原隸辨載
高陽令碑額亦云三行也

賢上微辨似是親字

丁川 此似是二字在司徒舉三字下之穿間

建寧元 此三字尚可辨在年字上洪氏所闕也

大 此字似六又似七在月字上

羅舊 此二字銘內文字之上洪云闕

是碑拓本字獨大內多此數字建寧元三字洪氏
所未著者洪云石損以其年然婁氏字原云以長歷推之

必是建寧元年碩南原云按碑遭從兄沛相憂去官即繼之以上天不惠不我憖遺之語蓋與沛相先後卒沛相以建寧元年三月卒著之卒必在建寧元年十月也据此則洪婁所見闕處皆同而此拓本何由而增多建寧元三字乎似是据諸家著錄之文增入者矣又此拓本月上一字似六似七考通鑑目錄是年十月二十八日正是壬寅非六月七月也

傕　此字在縉紳字下据隸釋是㩧字此拓本訛傕

以上一字寂誤其餘如窮遷詺留爲愛基暇禱紳

勳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録不合又異字與洪氏
急就章不合也

灋故太尉楊公神道之碑　歐洪皆作漢故太尉楊
公神道碑銘今此拓本作之碑訛

郡　群英雲集𢑴釋作群此拓作郡訛

抬　此字隸釋作競以禮招令此拓作抬訛

除襄成令　此句歐洪皆作除襄城令此拓作成訛

照　乾監孔昭𢑴釋作昭此因𢑴釋而琢去下四點

以上四條皆其易見者餘如祗履棻㦤皆奚冥等
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録不合至於陳字洪氏急就

章作陳一本又作嗽山𣎴乃皆不與之合也又碑中易世不替替字据字原及宋本隸韻竝作替今所見拓本乃作朁此亦其僞作之一證

右閿鄉楊氏四碑文皆具於隸釋而石亾久矣丁酉秋錢唐黄小松得太尉高陽令二碑拓本屬予爲作歌其秋復於王蘭泉齋中得見四碑全本爲之狂喜復題以長句與朱竹君孔葒谷往復嗟賞因鉤摹其本爲四册弁册尾丹徒蔡松原嘉山陰潘陋夫寧諸手跋皆過錄之其明年宋芝山復持來王虛舟手帖一卷則漢閿鄉楊氏四碑跋稿也

跋言所得四碑即歐陽集古原搨本就四碑合計
之凡較洪氏多出六字（高陽令碑建寧元羅蕃五字沛相碑萬字）則是
四碑之本當屬乾道淳熙以前所拓矣必其偶一
流傳人世推爲希有之珍也而何以虛舟得其四
小松又得其二蘭泉又得其四若是其屢見之易
也虛舟此跋雖確是眞迹然遍檢竹雲虛舟諸題
跋則皆無之豈非後來亦自疑而不存其稿耶然
四碑隸書實極精妙謂之漢人書蹟亦當無媿潘
蔡二君跋遂謂太尉碑當在禮器之上而高陽令
碑與孔宙相埒不得目爲過也年來頗聞門人江

秋史云夙聞楊氏四碑若有可疑者今錄兩𤅢金石至此四碑始爲備細校核乃四碑各有錯漏不符之實迹不特未見原碑幷且未見隸釋原本乃僅据依明朝翻本之隸釋爲之者其最謬者是太尉繁陽二碑之額及沛相碑百遼訛僚又退焉二字訛作復爲此皆萬無可置辨者故不得不明著其僞或當是褚千峯所爲耳

郭林宗碑

不知原碑額文云何今愚所見姜刻本篆額六字云有道郭先生碑恐未足据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

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股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遊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

厥辭將蹈鴻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絶軌翔區外以舒
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
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
所置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死之事僉以為
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見述也今其如
何而闕斯禮于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
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
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
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佯佯搢紳

言觀其高㢑淺泌正善誘能教抹抹三事幾行其招
委辭名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
摛其光燿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天下碑錄云漂郭林宗碑在汾州介休縣墓側水
經注云介休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
宋仲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太尉
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
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
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
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

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朞年者如韓子助宋子俊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按此碑久巳不存歐趙洪婁皆不著于録今日所傳拓者凡有二本乃近人傳青主鄭谷口所重書字跡醜惡不足云矣愚所録此本是乾隆七年如臯姜任脩摹本任脩字自耘號退耕後有自識云予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摹北海孫氏所藏石經殘碑得中郎筆法以吳炳

補桐柏碑之例重補此碑或比近人傳山鄭簠杜
摸者差勝云愚按是本以亭爲享以遡爲隨以段
爲隱則皆見於劉熊碑者也以牆爲墻則見於石
經論語者也又以權爲確以徲徲爲栖遲則皆見
於婁壽碑者也劉熊碑世或傳爲蔡書亭遡段三
字洪氏亦嘗以假借釋之至婁壽碑則未有目爲
蔡書者石經論語雖屬蔡書然牆權諸字則洪氏
未嘗以假借釋之借非原石如此何以能闇合乎
又或疑姜從𥝩辨摹入然若使從𥝩辨摹補亦焉
能免參差集綴天吳裋褐之痕而予曾見姜君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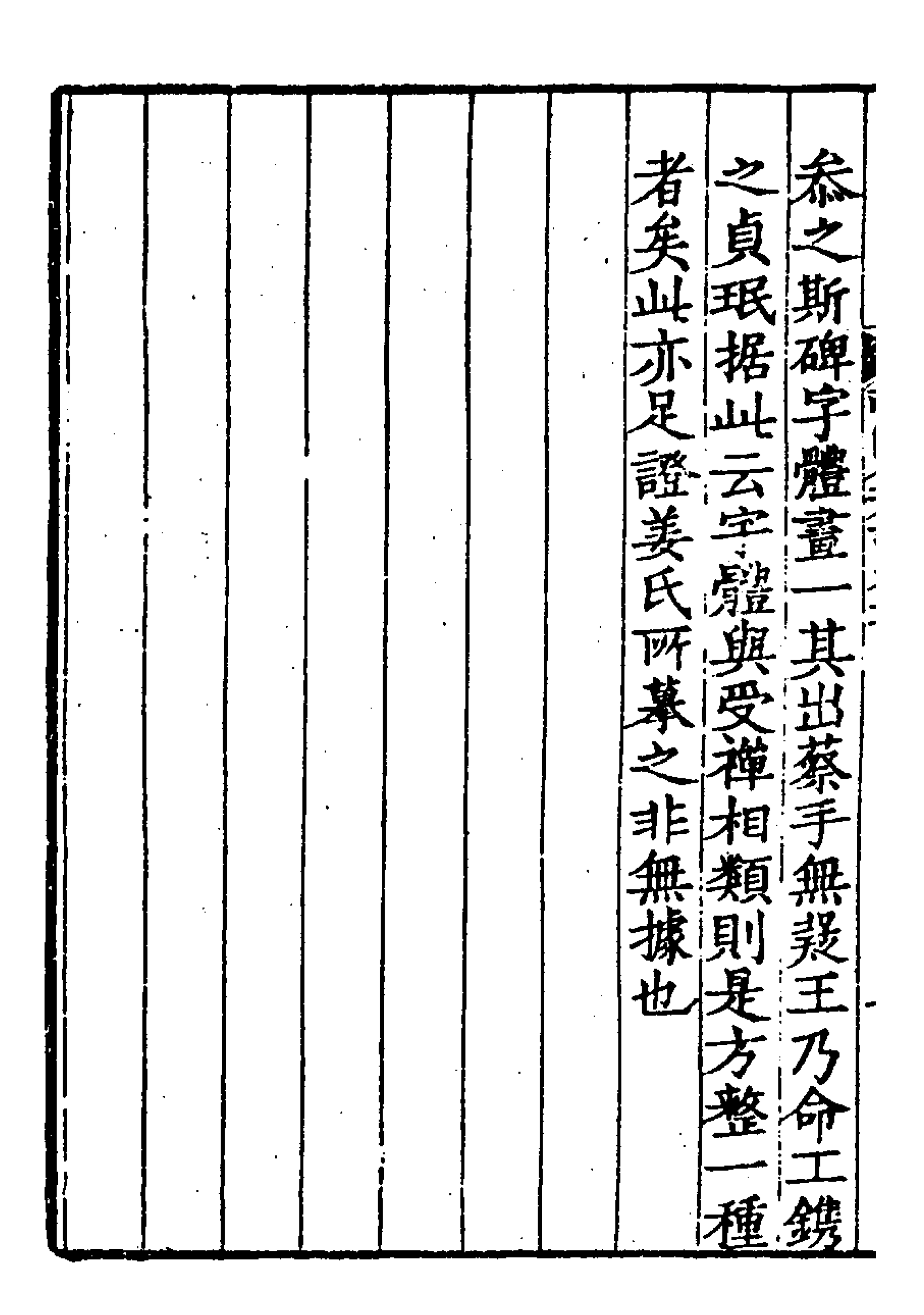
摹袁逢曹全諸碑手意莽鹵斷不能脫空摹擬而
匀絜若此惟其不能自運是以筆蹤弱劣不稱漢
碑骨格而要之典型具在非傅鄭二刻比也且其
通體筆意與寒山趙氏所摹婁壽碑相似則其出
自寒山諒非誑語矣
此本內以瑋爲緯頋南原隸辨之書不著于録即
此一條亦見姜氏此本非從隸辨來也
此本及傅鄭二本竝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
正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
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

四年正月丁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云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慟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考陳蕃竇武之死在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史不悞也然則林宗當生于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寧二年年四十二也惟是是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則正月皆無之若依水經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亦不得因有水經作四年而遽謂此本誤也

此碑未見眞拓本原不當錄惟以舉世皆見傳鄭

二本而姜氏摹本似有依據蓋寒山趙氏之本必非無自是以録此且洪氏既未載其文尤當列其文於此與蔡集可資考訂焉非比楊氏四碑既載於洪釋者可以不録全文也

傅青主書此碑後有跋云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見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陋甚不知青螺公所嘗識以爲漢碑者又何本也按此所謂青螺者郭子章也子章重刻郭林宗碑跋云介休王尹正已訪於汾故家得舊碑示余予近過許昌摹魏受禪文



悉之斯碑字體畫一其出蔡手無疑王乃命工鐫之貞珉据此云字體與受禪相類則是方整一種者矣此亦足證姜氏所摹之非無據也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八

日講起居注官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編

附魏孔羡碑

魯孔子廟之碑　篆額六字二行

維(一行)黃初元年大魏受命乂軒轅之高縱紹虞□(此字洪作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揖五瑞班宗彝(二行)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此字洪作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三行)褒□(洪作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羡為宗聖侯以奉孔□(洪作子)之

祀制詔（四行另提寫）三公昔仲尼姿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此五字據吳山夫金石文存云當衰周之末方綱按洪氏隸釋僅有當衰周三字下云闕二字魏志作之末吳山夫所錄既未言所得是何時拓本且即使舊拓亦豈能出洪本上哉此可見山夫亦是據錄隸爲之耳）而無受命之運□□（此二字洪本上一字闕下一字作生而吳山夫豈闕其二字此亦足見山夫本即今拓本矣然下一字以勉跡審視不似生字今姑闕之）乎悳衛之朝教化乎伩泗（五行）之上棲棲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公（當字今拓本尚露上半公字尚見下半中間二字洪引魏志作時王）（六行）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卬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

億載之師表者巳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八行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九行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口卒

此二字奚山夫皆闕之也顧氏金石文字記曰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兒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水經注載此爲後人不通者改作百夫吏卒杜氏通志刻本亦載作百戶吏卒三國志監本同朱竹垞因有難尸之喻方綱按洪氏所釋孔羨碑已作吏卒則此二字之誤自魏碑巳然無惑乎三國志之作吏卒矣然今諦視石本㓜迹卒上一字似是史字未敢臆定

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

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廟堂之

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

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絕廿餘年皇上懷

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恩綸

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踵

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

賓雖大皓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 洪作禹

命元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

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脩廢官疇咨稽古崇配

乾以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內之所歡欣也豈徒魯邦

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 十六行

為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名

十七行另提寫

頌騰聲乎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洪作業）垂統

受命□（洪作之）曰曾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能

十八行另提寫

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傳將弁體黃靈含

夏芑商降釐下土上倩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

十九行

彼元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

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

二十行

建宗聖以紹厥後脩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

居爰處王教既□（洪作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

矩供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内光區廿一行

域外被荒遐殊方□□洪作重譯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

世應期仲尼既歿文亦在茲廿二行彬彬我后越而五之並

于億載如山之基

魏陳思王曹植詞此二行楷書

梁鵠書後人題碑後

右魏黃初元年封孔羨碑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東向額下有穿文廿二行行四十字顧南原隸辨云行四十二字者誤也

碑以縱爲蹤揖爲輯斑爲班姿爲資脩爲修霧爲

晉咨爲茲大晧爲太皡

㝷之爲尋蓋俗筆偶移左右耳至於世代之世則下橫畫右出與卅爲三十字之廿旁加丨者迥不相同今諦審石本卅餘年卅字右邊直畫垂下之勢宛然此亦講隸法者所宜知也頤南原隸辨兼引武榮碑季世六之字以爲與世代字無別而不知引此碑也其可以魏人之隸而少之耶

中間慨然而歎下一段有韻有與側爲韻即可知杜詩屋轆同用之理矣

後題梁鵠書者郡守張稚圭按圖經之詞出于宋

嘉祐中汝帖摭集此碑之字因題曰梁鵠書雖不必其果足徵信然其書實自遒勁不必盡以漢隸一概律之孫退谷嗤其矯厲方板過矣

附魏公卿上尊號碑

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八字二行篆額陽文

相國安樂鄉侯臣歆大尉都亭侯臣詡御史大闕六字據洪釋云夫安陵亭侯臣朗使持節闕二十一字洪云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臣仁輔國將軍清苑鄉侯臣若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輕車將軍都闕七字洪云亭侯臣忠冠軍將軍好畤鄉侯臣秋渡遼闕十六字洪云將軍都亭侯臣柔衛將軍國明亭侯臣洪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鎮西將軍東鄉侯

臣眞使闕五字洪云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楊州刺史征東將軍闕十五字洪云安陽鄉侯臣休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征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使持節行都闕九字洪云督督軍徐州刺史鎮東將軍武安鄉侯臣霸使持節闕十五字洪云左將軍中鄉侯臣郃使持節右將軍建鄉侯臣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侯臣遼闕六字洪云使持節後將軍華鄉侯臣靈匈奴南單于臣泉奉常臣闕十三字洪云貞郎中令臣洽衛尉安國亭侯臣昱大僕臣夔大理東武亭侯臣繇大農闕三字洪云臣霸少府臣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中闕十三字洪云領軍中陽鄉侯臣林中護軍臣陟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祖長水校尉關內侯闕三字洪云臣淩步兵校尉關內侯臣福射聲校尉關內

侯臣質闕十三字洪云振威將軍浮鄉亭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振

武將軍尉猛亭侯闕七字洪云臣當忠義將軍樂鄉亭侯臣生建節

將軍平樂亭侯臣闕十六字洪云圖安衆將軍元就亭侯臣神翼衛將軍都亭侯

臣衞討夷將軍成遷亭侯臣慎懷遠將軍關內侯臣

巽綏邊將軍常樂亭侯臣俊安闕十三字洪云夷將軍高梁亭侯臣禺寫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楮等稽

首言臣等前上言漢帝奉天命以固禪羣臣因闕六字洪云天命以固請而陛下違天命以固辭臣等頑愚猶闕一字洪云知其不可況神祇之心乎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闕十六字洪云之望闕七字樣本誤而丁卯制書詔臣等日巳口口凵口洪氏注引魏志云以德則孫不足以

闕一字洪云時則霧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

國於孫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闕八字洪云海至乎天瑞人事皆

先王闕六字洪云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臣等伏讀

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闕十七字洪云人奉天時而論曰君子畏

天命□□□□□□洪注引魏志云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闕二字洪云禪代是以

唐之禪虞命以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

去已闕二十五字洪云故不得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亦○敢不受

不得五字洪本亦闕注引魏志如此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

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道是闕十六字洪云以顒禪帝位而

歸二女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體

所杜者大所旨者小所詳者輕所闕九字洪云略者重中人凡士口口洪引魏志云猶爲陛闕五字洪云下陋之歿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倉梧之神墓大夏必鬱邑於會稽之山陰武闕二字洪云王必不悅闕三字洪云於高陵之元闕二字洪云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奄宦祿去帝世七室矣遂集矢石于其闕一字洪云宮殿而闕十四字洪云二京爲之丘虛當此之時四海蕩覆○當此之時四海蕩七字洪本亦闕引魏志如此天下闕二字洪云分崩武闕一字洪云王親衣甲闕一字洪云而冠胄沐雨而櫛闕一字洪云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闕廿一字洪云而立長築官而置吏元元無過罔於前業而始有造於○元無過罔四字前業而始有五字皆洪本闕引魏志如此華裔

陛下即位　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休之寒者以煖飢者以充遠人闕十一字洪云以德服密敎以恩降遠恩種恩降遠三字洪本闕引魏志如此○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勳罔漏吞身裕于周文是以布政未朞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闕九字洪云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后土則三字草而二字洪本闕皆引魏志如此醴泉虎豹鹿菟咸素其色雉鳩燕爵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還於其間者無闕九字洪云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古禹二字洪本闕引魏志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既交横于曠野矣伏省群臣内外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

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授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著矣□矣裕矣高矣闕八字洪云缺矣三王無以及五〇三王二字洪本闕引魏志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卅有餘年矣闕一字洪引魏志作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壹遇之秋達節廣闕七字洪云度宜昭於斯際拘〇度宜昭斯際拘六字並引魏志攣狹闕一字洪本闕今驗舊拓似見行字洪引魏志此一句云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軏營壇場具禮儀擇吉闕二字洪本闕一字引魏志云口今驗仍闕一字洪失之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闕一字洪云須祭畢闕六字洪云會羣祭厂朝堂〇會羣祭堂四字引魏志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闕二字洪云以施

行臣謹拜表朝堂臣歆臣詡臣朗臣仁臣若臣輔臣
忠臣秋臣柔臣洪臣真臣休闕六字洪云臣尚臣霸臣部臣晃臣
遼臣靈臣泉臣貞臣給臣昱臣要臣綏臣霸臣林臣
照臣楙臣陟臣祖臣淩臣福臣質臣題臣觸臣當闕八字洪云臣生臣圍臣神臣衛臣慎臣巽臣侈臣昊臣豐臣楮誠惶
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翻刻本一有臣綏等言四字誤

右魏上尊號奏亦名勸進碑今與受禪碑並在許
州南三十里樊城鎮漢獻帝廟中二碑皆南向此
在東側受禪碑西側也洪氏隸續云二碑文皆廿
二行此碑行四十九字受禪碑行四十八字皆有

奕局文陛下等字皆平闕牛氏金石圖以爲行字不可數者未之攷也今見拓本剥蝕又甚故不悉記原石行數矣惟陛下即位云云以後又一拓本故特起以别之耳

是碑不書立石年月顧寧人云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按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歐陽公集古録謂魏志是年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行一字也方綱攷通鑑目録是年十月癸卯朔歐陽子之言信矣然延康是漢年非魏

年通鑑目錄既不著延康之號而魏志書於文帝紀正恐覽者或未之詳耳

是碑之文載於魏志注中亦删節録之也其云陛下即位光昭文德志注作光字隷釋同之然今審拓本僅存上半實非光字授天地之瑞應據隷釋作授今審拓本頗似授字是以姑仍洪氏作授然亦未敢定也

洪文惠云碑自造于華裔之後石理皴剥字跡晻昧今世所傳者多是前一段尓近日吳山夫金石文存亦載至華裔句止至近今數年拓碑者始知

倂後段拓之雖極剝泐然尚略辨其槩但與受禪碑俱已模糊不若華裔句已上前半石本尚筋骨具備耳

杜即杜字倉即蒼字泉即泉字至於光被四表則漢末之文亦已如此建安黃初閒爲將相者必非臨文時甫就經師取料則其爲東漢以來傳誦如此之本可無疑者而戴東原必謂古本堯典作橫被四表橫轉寫作桄桄又脫誤爲光以此矜言復古其亦可以不必矣○吳禪國山碑亦有格于上下光被八幽之文去此碑不遠亦可相證也愚嘗

平心論之借使古本有作橫被者亦當兩存以相
參質不必定斥光字之非況於義理光字更爲足
乎

附魏受禪碑

受禪表三字一行篆額陽文牛氏金石圖摹作陰文誤

維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于漢氏上稽儀
極下考前訓書契所錄帝王遺事義莫顯於禪德美
莫盛於受終故闕十二字據洪釋云書陳納于大麓傳稱曆數□□[illegible]是以
降闕一字洪云世且二百年幾三千堯舜之事復存于今允
皇代之上儀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以闕五字洪云昭德□

義壽

皇帝體乾剛之懿姿紹有虞之黃裔九德既該欽明文塞齊光日月材兼三極及嗣位先皇龍興饗國撫柔烝民化以醇德崇在寬之政邁愷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擬陽闕十七字供云春以播惠開禁倉散滯積家臣□□□□□之錫闕一字供云衆兆陪臺蒙賜餼之養興遺勳繼絕世廢忘之勞獲金爵之賞襚祿闕二十三字供云之孫食舊德而之祿善無微而不旌功無細而不□□□□□戎士哀矜庶獄罷戍役焚丹書図圖虛靜外無曠夫元澤雲行罔不沾渥若夫覆載闕七字供云簡易剛柔允宜乾巛之闕九字供云濟陰陽□□□□□□類育物奮肩造化之道四時之功也寬容淵嘿恩洽羣黎皇戲之質堯舜之姿也

闕十七字洪云孜孜業業邁德 / 濟民伯禹之勞□□□□□叡智神武料敵用兵

殷湯之略周發之明也廣大配天地茂德苞衆聖鴻

恩洽於區夏仁聲播闕十三字洪云於八荒雖 / 象胥所□□□□□□和而

來王是以休徵屢集和氣烟熅上降乾祉下發以珎

天闕啓闈四靈具臻闕十九字洪云涌醴横流山見 / 黄人晰以顯受命之□□□□□

□之期運也其餘甘露零於豊草塈蠶繭於茂樹嘉

禾神芝奇禽靈獸窮祥極瑞者朞月闕十六字洪云 / 之間蓋七百餘

見自金天以 / □□□□□嘉祥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漢

氏觀歷數之去已知神器之有歸稽唐禅闕十三字 / 洪云虞紹

天明命鑿墳二 / 汝欽授天位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

於是羣公卿士僉曰陛下聖德懿侔兩儀皇符照晣受命咸宜且有熊之興地出大螻夏后承闕二十一字洪云統木榮冬敷殷湯革命白狼銜鉤周武觀□□□□□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而猶以一至之慶寵神當時給天即祚負依而治闕二十二字洪云況於大魏靈瑞若茲者乎蓋天命不可以辭□□□□□以意距大統不可以久曠萬國不可以乏主宜順民神速承天序於是皇帝乃回思遷慮前觀庶徵上在璿機並之周易卜以守龜龜並襲吉闕二十二字洪云五反靡違乃覽公卿之議順皇天之命練吉日□□□□唐典之明憲遵大鹿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設壝宮跱圭璧儲犧牲延公侯闕十九字洪云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節岳牧

升君虎口口口口匈奴南單于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王侯君

長之羣入自旗門咸旅于位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

通天龍衮龍穆穆皇皇物有其容上公荐祝燔燎棫

樸闕十九字洪云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烟于六宗徧于羣神口口口晏祥風來臻乃

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正始開皇綱闡帝載殊徽幟

革器械脩廢官班瑞節同闕十三字洪云律量衡更姓改物勤崇垂鴻創口

作則礼保天祿傳之罔極

右魏受禪碑洪氏隸釋曰所謂受禪表者蓋表揭

其事非表奏之表也小歐陽集古録目云碑不著

所立年月今按辛未是黃初元年之十月晦也

碑中有熊夏后云云葢皆出於讖記東漢之儒競言讖緯卒致三分之際胥魏受禪孫吳封山皆託讖以爲文且欲以炫於後世斯經師之流敝史冊之炯鑒也

洪所未釋者機即璣字鹿即麓字煦即昭字至若乏字上作橫畫尤於反正之旨相合此宬有益於六書者而婁氏字原不收近日顧氏隸辨收之乃訛作上撇何也

集古録云世傳爲梁鵠書而顔真卿以爲鍾繇書劉禹錫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絶又

古文苑載聞人牟準魏敬侯碑陰云魏羣臣上尊號奏鍾元常書魏受禪表文衛覬金針八分書也方綱按此二碑實出一手書蓋純取方整開唐隸之漸矣

附黃初殘字二種

稚弟故

脩德義休

牧伯納

康事以

（此一面四行）

疾病卒
九叺黃初五
䒑塋靡所瞻
此一面三行

右二塊各十三字逕寸許隸書文有界局後有刻
云乾隆元年夏五既望得于余昜華野臨漢圃藏

黃初元
辛三月
十九日
孫二女

李三娘
□□□
娘陳九
娘衞十
五娘衞
十娘吳
□娘為
□□造

右大字隸書約有十二行三十字

以上相傳是黄初殘字者二種後一種多言其是

僞造故系於後然前一種亦無可考姑記存之

附吳寶鼎甎文

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

右吳寶鼎二年甎陽識隸書十一字歲在二字微泐其半面作雙螭文以今衣工尺度之長尺有寸五分濶寸有八分

朱竹垞跋云康熙四年吳之村民於小雁嶺掘地得塼二識云云蓋孫皓時紀元通鑑晉泰始三年也面有螭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一

時摶埴之工陶旊交作或分命吳郡助其役理有然者摶之爲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研而是甎相之理物質暴若似乎火氣不交埒不孰者殆爲坼者所棄流轉民間未可知也張芑堂燕昌跋云是甎字與皇休明天發神讖碑同一運筆法

芑堂又以蜀師甎字拓文見寄中有蜀師二字字體與隸書近芑堂云嘗於吾鄉海上見之徐友竹堅說揚州平山堂下開河得古甎亦有蜀師字蜀師二字未詳何義近日吳興又得一甎文曰蜀夫

篆法亦古雅有致漢隸字源隸續俱載景師頓蜀師蜀夫景師蜀師豈其類歟

附吳九眞太守谷朗碑

方綱所見拓本無額其碑上方有後人所刻重脩字然或碑是重立耳非重脩碑刻也

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顓頊益爲舜虞陽姓嬴氏至于厓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原之清流稟弈世之高素履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一亡父獨與弟展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

湘問宣怀遂外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
沙劉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未期
徵拜立忠都尉尚書郎靖密樞機名冠□□遷部廣
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泙清蕩濁萬里肅
□功成辭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格彝倫
攸敘于□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干戈未戢帝思
俾乂訓咨羣司僉以君任部南州威恩□□遷九眞
太守君稟明德所歷垂勳冝延遐紀光□皇家如何
不弔春秋五十有四鳳皇元年四月乙未寢疾而卒
嗚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頌以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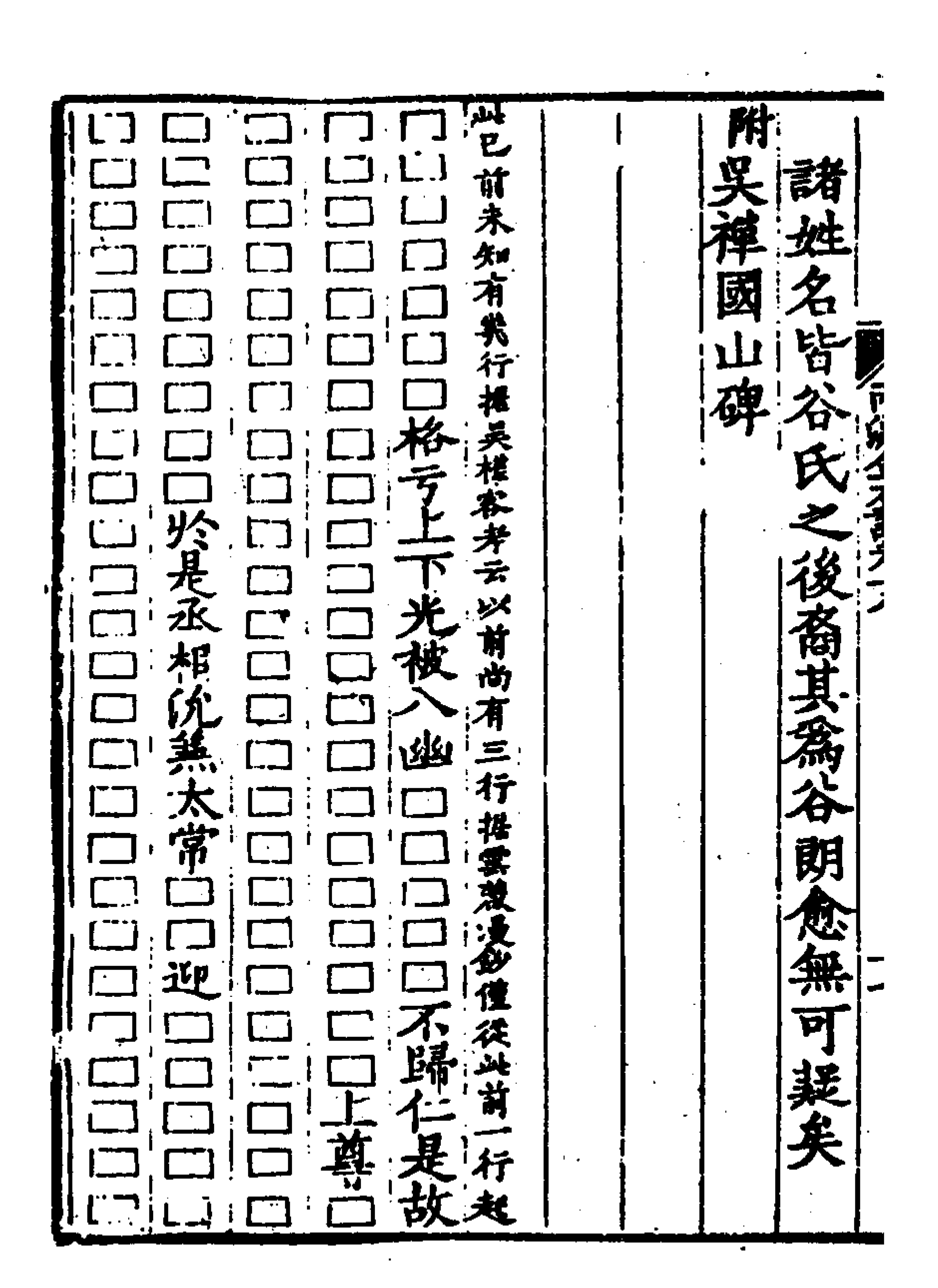
續其詞曰

於鑠府君稟性元通積行閨閾九族睦𩅦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撫梨民風移俗與名黍貔産勳齊往縱當礼黃耇翼佐帝膺昊天不弔哲人其終濟濟縉紳靡瞻靡宗勒茲口石礼光無窮

右吳九眞太守谷朗碑在湖南耒陽縣其文十八行行廿四字隸書以愼爲順（从心剪）色爲色劉陽爲劉陽衞爲衞訓咨爲疇咨顯爲顯梨爲黎縱爲蹤蓋猶沿漢碑之遺其字遒勁亦有漢分隸法

是碑罕見於著録惟歐趙二書有之趙有目無跋

歐陽公云碑無書撰人名氏按秦本紀非子邑於
秦而此與朗子永寧侯相碑皆爲扉子莫詳其義
也近日嵩山葉九來奕苞金石錄補題曰吳秦朗
碑云按吳志建衡三年陶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
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朗必以是年守九眞明年
改元鳳皇而卒史不立傳其三世皆仕吳爲牧守
而志亦無考也愚按葉氏引吳志是矣但以爲秦
朗者乃誤讀碑内賜姓嬴氏後封秦谷之句而致
訛耳不特歐趙二書皆作谷朗爲可據而今所見
拓本之末有與業鄉大義鄉嗣孫谷起鳳谷尚志



諸姓名皆谷氏之後裔其爲谷朗愈無可疑矣

附吳禪國山碑

此已前未知有幾行據吳槎客考云以前尚有三行損蝕漫漶僅從此前一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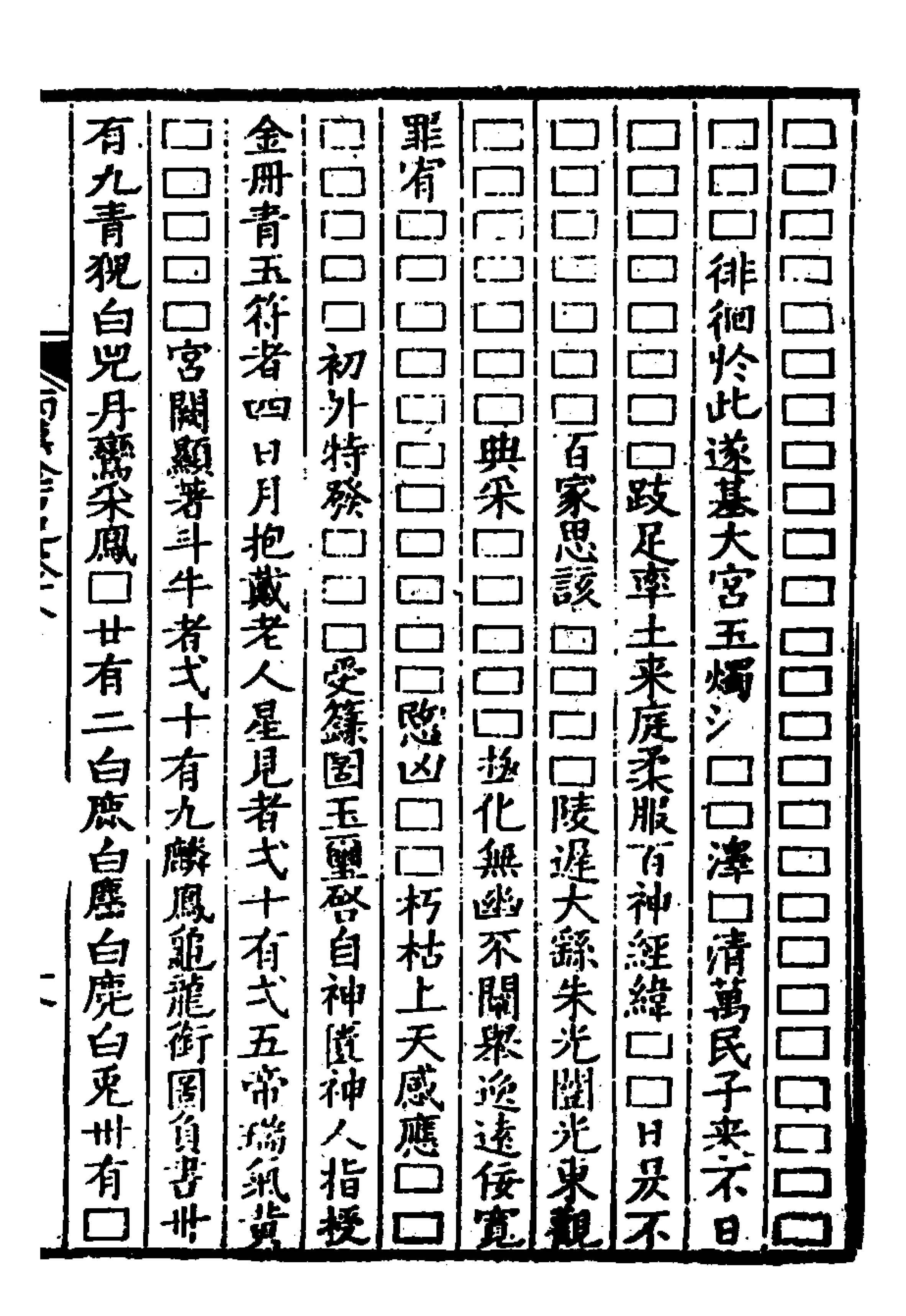
□□□□□□□格于上下光被八幽□□□□不歸仁是故

□□□□□□□□□□□□□□□□□□□□□上尊□

□□□□□□□□□□□□□□□□□□□□□□□□

□□□□□□□□□於是丞相沇兼太常□□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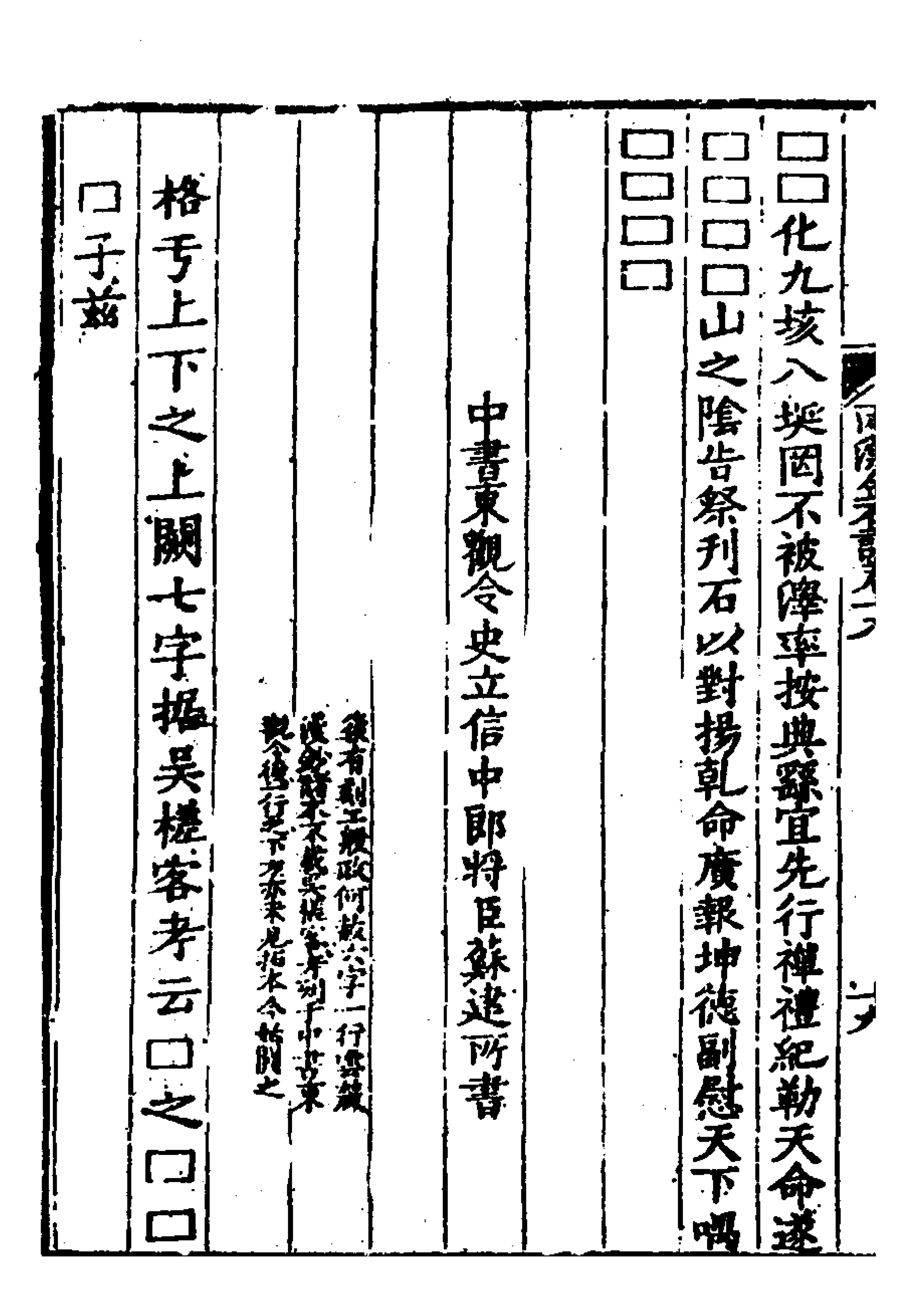
□□□□□□□□□□□□□□□□□□□□□□□□



□□□□□□□□□□□□□□□□□□□□□□□□□
□□□徘徊於此遂基大宮玉燭之□□滜□清萬民子來不日
□□□□□□□□跂足率土來庭柔服百神經緯□□日昃不
□□□□□□□百家思該□□□□陵遲大繇朱光閟光來觀
□□□□□□□典采□□□□□㧾化無幽不閞衆逖遠佞寬
罪宥□□□□□□□□□□□愍凶□□朽枯上天感應□□
□□□□□初外特發□□□受籙圖玉璽啓自神質神人指授
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弍十有弍五常瑞氣黃
□□□□□宮闕顯著斗牛者弍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卌
有九青猊白兕丹鸞采鳳□廿有二白鹿白麐白麂白兎卅有□

白雉白烏白鵲白鳩弍十有九赤烏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泰神魚吐書白鯉騰船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卅有六大□□□餘泉泰十有五大寶神鏵水青縠璧卅有八王燕王羊王鳩者三寶□□鐘神甕夏柷神禹卅有六石室山石闕石印□□□□□□□天讖彰石鏡光者弍十有弍神□須歆廟靈□示者三□□□□湖澤開通應讖合謠者五神□□僮遝毋靈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泰靈夢啓讖神人授書著驗□□者十秘記讖文王板紀□者三王几王印文采明發者八□□王琯王璜王玦王鉤王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王尊王盌王盟王罌清絜光

服者九孔子阿伯子胥王□□言天平歷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
大賢司馬徽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啓緘發事與運會者二其餘飛
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覩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
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
□□□□惟玆歲帝出乎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吴真
皇帝玉質□□□理洞徹靈受祇邁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
□□□□□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禰天
□□□□命於是丞相沇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脩
□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覈等
□以為天道元默以瑞表真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百蠻浮



□□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稽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

□□□□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

□□□□□

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

後有刻工楊政何敖六字一行舊蔵
碑陰舊本不載吳權客等刻于中書東
觀令題行之下亦未見拓本今補附之

格于上下之上闕七字据吳權客考云□之□□

□子茲

上尊之上闕二十二字据吳考云弟十五字賂

上尊云云之後一行全闕据吳考云末六字靡不

違假民用吳云荆溪外紀自民用字起

於是丞相之上闕九字吳考云不犯於是□方綱

按今以拓本驗之實闕九字吳作五字非也

無太常之下闕二字迎下闕五字吳云太常處奉

迎□□□□□□□率禮按此又多出五字亦

非

於是丞相云云之後一行全闕吳云脩儀尊敬闕十

九字宮字闕一吳又云儀雲麓漫鈔作義

徘徊云云之前一行吳亦全闕

徘徊上闕三字吳作所臨□

跂足上闕八字吳作□□□□□□延頸

經綸下闕二字吳作庶務

百家上闕七字吳作暇□觀六經旁貫

思該下闕四字吳作道根數世

典采上闕七字吳作□紀實言建設墳

典采下闕五字吳作詢微闡窮神

罪宥下闕十一字吳作刑尊道尚功嘉善矜弱哀

賤

初升上闋五字吳作□□踐阼

特發下闋三字吳作神夢膺

宮闕上闋五字吳作旗紫蓋翟擁

白兎卅有下闋一字吳作二

餘泉上闋三字吳作貝餘蚳

鳩者三寶之下闋二字吳作鼎神

石印之下闋七字吳作封啓九州吉發顯吳云吉

疑作告

湖澤之上闋四字吳作幾民推紀

僮靈之上闕二字吳作翁神

板紀之下闕一字吳作恩

王琯之上闕二字吳作王口

胃王之下闕二字吳作口宣吳云宣荆谿外紀作圖誤也宣上一字或當是喬字姑闕之

惟茲歲之上闕四字吳作年所值實

王質之下闕三字吳作青黃角吳云或作解或作艅今石泐闕其半

兆滔之上闕五字吳作宣彰乃以柔

命於是之上闕四字吳作璽用彰明

門拔尉之上闕一字吳作城

以爲之上闕一字吳作僉
化九垓之上闕二字吳作海幕
山之陰之上闕四字吳作於吳興國
末行首四字全闕吳作嗎之望焉
以上海鹽吳槎客碑考所錄全文之字皆審定諸
本載之愚所以不錄於前而綴於後者非概有所
疑也凡愚所著錄金石之文必以目見拓本爲主
苟非出於穜蠟所有者則悉從附綴亦期於不没
其實尔
右吳禪國山碑江南通志云在荊溪縣西南五十

里牛氏金石圖云在宜興縣張朱鎮北三十里山頂上碑如鼓形高八尺圍一丈二尺三面皆剝蝕僅存西面二十行行十九字可識者二百五十三字方綱按牛氏所摹十二字曰門鄂者四曰一其餘飛白文曰吳眞致此文二其餘飛之後尚滿二行足知牛氏所見摹本之不全矣昔嘗手量石鼓驗牛氏所著尺度之不可信今按吳槎客考則此碑之字尚存三面何下僅存西面乎即以所存正面言之亦當是南而非西也吳山夫金石文存云碑本甚巨今止存二十行行九字其上下四旁多巳不具即此二十行中剝落者尚數十字二家著錄之言如此愚初得一拓本乃有三十一行行二十五字可識者五百十二字今海鹽

吳槎客寫寄來手拓全本則可見者三十五行凡可識字五百九十三字槎客考中謂模得四十一行凡千餘字蓋兼其泐處計之耳槎客云牛氏所謂張朱鎮者朱當作渚張渚鎮見宋九域志其北北去碑纔十餘里牛云三十里亦誤也槎客又曰國山爲荆南巨鎮董山又其下之小者此碑在董山之巔高丈有二尺圍二丈其形圓而橢有類於碣字逕二寸起東北訖西北周繞三面正北一面似無字也石色紫青而堅光可以鑑今南面下截斜泐數寸脫十餘字而西面上截裂尤深叟數年當折一角矣雲龕漫鈔云土人

目曰國碑以其石圓入出形如米廩云
吳槎客國山碑考辨陳壽吳志之誤曰是碑天册
元年所立吳志書於天璽元年此不辨碑文之過
碑云旃蒙協洽之歲受上天玉璽乃以柔兆涒灘
之歲紀號天璽丞相[illegible]等咸以爲宜先行禪禮云
云則是天璽之前一年也又碑有國史瑩覈等名
覈乃華覈攷本傳以天册元年免官益知不在天
璽明矣朱長文墨池編歐陽集古録王象之輿地
碑目張鉉金陵新志皆以爲天册元年立者是也
按槎客此辨竟以爲史失之矣又吳山夫金石文

存云天璽元年丙申正所謂倨㠁之歲紀㣲天璽也但據碑言似因封山而後改元天璽據吳紀則陽羨石室之瑞在天璽元年因封禪國山明年又改元大赦則改元者天紀也大抵此時無歲無瑞亦頻歲改元先後之間固有不及細詳者矣愚按二家之說山夫較爲便駁且此碑前文尚闕數行究未審其起處爲何語亦安得遽据碑以駁史乎愚雖嗜攷金石而未敢輕易專据所見以斷史之誤所以貴闕疑也

槎客考中辨盧熊國山碑跋正月辛亥之誤極爲

精校曰盧跋正月當是十月之誤左傳襄三十年歲在娵訾之口孔穎達正義曰十二次亥爲娵訾碑借星名以紀月猶下借歲陽歲名以紀日月次娵訾之口者蓋爲孟冬十月建亥之月非正月也六里山石刻云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所紀正與碑合又攷是歲十月壬寅朔則辛亥初十日也陳鱣松研齋隨筆曰玉峯顧氏論甲子古人用以紀歲歲則自有歲陽歲名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已下然未曾正用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會年號而稱甲子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

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會日惟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鑪按國山碑陬訾之口非舍字驗之拓本正與左傳尓雅合顧氏蓋猶踵雩麓浸鈔之譌耳方綱按正月孟陬之陬从阜十二次亥爲娵訾之娵从女是碑借陬爲娵也

盧熊跋云太尉璆即宏璆曲阿人宏咨之孫權外甥也後官至中書令太子少傅大司空朝史稱敎司徒董朝國史瑩㪍即光祿勳薛瑩東觀令華覈也宜興縣志云國山本名離墨山俗又呼董山以

董朝所封故也吴槎客云執金吾脩當即滕循循
脩古通故三國志作滕循晉書作滕脩也屯騎校
尉悌當即張悌尚書令忠當即丁忠尚書昬當即
岑昬並見吴志餘若丞相沇大司徒燮城門校尉
歆尚書直晃昌俱未見於國志惟晉書杜預傳有
吴都督孫歆五行志有吴尚書僕射屈晃甘卓傳
父昌吴太子太傅侯旻攷之
槎客考又云立信中郎將雲麓侵鈔及周雪客天
發神讖碑攷並作立信誤也立信中郎將雖不見
於後漢百官志及三國志等書按元劉大彬茅山

志云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是吳官有立信之稱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九眞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皆其類也蘇建一作健誤方綱按雲麓漫鈔載碑末一行云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具文是初得拓文末一行不可辨亦以雲麓漫鈔爲得其眞矣及槎客今寄全拓文則建字下所書二字宛然今而後可定爲蘇建書無後有異議也

槎客云嬰女告徵錄續雲麓漫鈔及朱彝尊天發神讖碑考序並作神女惟沈欽荆溪外紀作靈女

按干寶搜神記漢代十月十五日以豚酒入靈女廟擊筑奏月上弦之曲作神女者誤愚按今見石本實是靈字諸家俗訛作神也

碑中凡廿卅字雲麓漫鈔俱訛作二十三十字司馬徽徽即徽字雲麓漫鈔訛作徵陬訾之口訛含言表雲麓作四此皆槎客已改正者徽即江表傳丹陽刁元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者也

王象之輿地碑目分列陽羨封禪碑吳禪國山碑爲二者誤也鄭樵金石略云吳禪國山碑陰未詳所在碑圓不可言陰亦誤也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王懸天發神讖碑賦注並目為天紀碑亦誤也王士正今甘餘話云天發神讖碑即國碑則漁洋本不講金石之學勿與辨可矣

陶宗儀書史會要云蘇建官至中郎米其書與皇象同所書禪國山文在宜興善卷山中愚按此謂與皇象書同者近之後之論者或因此又謂天發神讖碑亦蘇建所書（金陵瑣事及盧熊國山碑跋）又或謂國山碑亦皇象所書（陳鑑引沈德潛語）則皆牽引無據矣吳槎客又極駁盧熊此碑書勢與天發神讖碑相似之說亦無庸也

王象之輿地碑目云集古録吳國山碑不著撰人名蘇建篆歸命侯天冊元年得玉璽刊石告禪于國山之陰其所述瑞應凡千有二百餘事愚按此條引蘇建篆甚明然此語今集古録無之詳繹其文是小歐陽集古録目中語也

愚按是碑侈陳符瑞詞多誣誕即後人或取以考核史志前後年月究無確據皆無關於著録之大者惟篆勢遒勁爲三國孫吳時之蹟是爲古物可翫耳是碑玉皆書作王一皆書作弌四或作亖七皆作桼皆古體之僅存者桼字則洪氏嘗說之矣

廿卅字則古本左傳已然惟進字篆勢不甚可解
而又拯今明姑從諸家錄作進耳
王羊王鳩今驗石本實是鳩字江南通志等書作
蝸非也啓緘發事下是與字諸本皆作興非也邇
於金石文皆据目見拓本爲驗而不敢据諸家著
錄之文者以此

附吳天璽紀功碑

第一段

上天帝言天或作而誤

丁步于日月

帝曰大吴一 萬方甲午丙日[illegible]

才仁中平子 [illegible]元示于山川一[illegible]

天發神讖文

天璽元年柰 巳酉朔十四日中[illegible] 第三段

武中郎將月 川[illegible] 山 [illegible]

然發刻廣省 [illegible]是天讖廣多 未解解

者十二字曰 月廿三日遣 解文字

令史建忠中 將會稽陳治 解十

三字治復有 未解日八月一[illegible]

詔遣中書郎行 將軍裨將軍關內 九江

費字行視更　二字合五十衆　字與或作字誤

西部校尉姜　關絡典校臯儀備　梅胥

章咸李楷賀　吴寵建業丞許　番約

等十二人吏詘露平竝共觀視深甄歷露平永歸

大吴上天宣命昭太平文字炳服而或作天讖在諸

石上故就　刊銘敷垂億

蘭臺東觀令　吴郡

巧工九江朱　工東

功東海夏侯

右石凡三段第一段廿一行中空一行共存全字一百有七半字一第二段十七行中空二行共存全字八十五半字九第三段十行中空一行共存全字二十半字二摠計三段廿一行凡存全字二百十有二半字十有二

乾隆四十四年秋九月十五日方綱親到江寧府學尊經閣下手量是石中段爲弟一石高三尺五寸圍八尺九寸其頂宛然鐘形截去上甬者截痕尚可辨也東爲弟二石高二尺三寸三分圍八尺六寸此石末工東二字乃是半字自此以下削去

是以此半邊有似方形西爲第三石高二尺六寸二分其圍則上濶下束亦以削去之故側出方稜耳上圍六尺八寸三分下圍六尺三寸七分

石上題跋

余因遊府南天禧寺寺門之外有石三段半埋于土竊疑以爲天璽元年嚴山紀吳功德段石刻之碣因觀之果耳人多傳□象書稽之實八百十有五年字雖損缺而尤有完者寺僧不知護持歲月之久風雨所暴必至泯滅因輦至漕臺後圃籌思亭時辛未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轉運副使左

朝請郎胡宗師題

右正書十行在第一石之後

余奉命計臺侍親遊此得天墅斷碑親之吳山夫云當是觀字而石刻實是親筆力高面雨文辭殘蔟不可讀也悲夫

崇寧元年中秋日轉運判官石豫安正題面雨二字不可解

右正書十一行在第一石頂之右

人見上古殘碑隻字輒珎重以爲希奇古人之心千載如見獨不當一仰思耶明嘉靖甲子暫學御史天臺山人耿定向識是日南畿舉人修庠齒會

始也

右行書十二行在第一石頂之左

北平翁方綱來觀

右八分書一行在第三石之右下

按王槩天發神讖碑賦自記云是碑凡二十二行然實是二十一行其以為二十二行者連空行計之也又謂補三十一字是二十一字之譌二十一字者第三行上段之下補統字此未可知第四行中段之頂補元字非第六行上段之下補月字此是當第七行上段之下補陽字未知第八行中段之頂補于

字非第九行上段之下補桼字未知中段之頂補月字今從之下段之頂補解字今從之第十行上段之下補郎字當是第十一行中段之下補日字未知第十二行上段之下補大字未知下段之上補傒字當是第十三行上段之下補解字未知中段之頂補十字非中段之下補字字當是第十六行上段之下補徃字未知中段之下補歷字當是第十七行中段之頂補大字今從之第十八行中段之頂補刻字非中段之下補萬禩字未知而反遺失數字如第六行中段末之中字第七行中段末之山字第十四行中段末之備

字皆拓本見全者而皆失之其所總計行數字數概不可憑不特近日滋陽牛氏金石經眼錄所圖三段之尺寸皆已差舛而王虛舟竹雲題跋所計行數字數亦皆不足據也

朱竹垞云黍當作忝今驗石本實是忝字並非黍字也又吳山夫云此碑非一石所折今驗其東段第二石之頂爲人磨平刻一喬字字大於掌而不能泯其鑱鑿之痕是一石折爲三無可疑者

蒼潤軒帖跋云碑舊在籌思亭今驗胡跋內籌思亭三字尚可辨王介甫有籌思亭詩自注云在江

東轉運司南廳也是碑實是篆書並非分隸相傳
是皇象書又有以爲蘇建書者則是因國山碑牽
引致誤耳

補黃初殘字前一種内續得六字

我君土
授退丰美

己酉二月山陰何夢華以此拓本見贈其體勢大
小與前所錄二面各十三字者豪髮無二蓋一石
之字也